

渠县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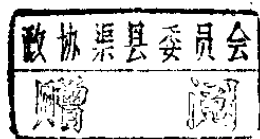
第二辑



渠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H111/3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渠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月

责任编辑：欧汉英、李民权

封面题字：章继肃

封面设计：蒋苑有

校对：谭祥君

渠 县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渠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四 川 省 渠 县 印 刷 厂 印 制

内部发行

印数1500

《渠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编辑人员

审 稿：雷盛先

主 编：杨顺国 欧汉英

编 辑：叶本仁

杨多贵

文世安

谭道忠

李民权

会 员：渠县各界人士、企事业单位、学校、机关、团体、个人

目 录

难忘的历史回首

——记在临巴区公所的一段往事……………周志齐（1）

回忆日机轰炸渠城和解放前渠县人民遭受的苦难

……………何修荣（8）

熊扬同志二三事……………陈见昕（16）

回顾《莽原》……………段景鄂 康电（23）

桥……………陈见昕（29）

对渠县城乡联络委员会工作的点滴回忆……………郑国辉（35）

忆在楠萱中学时的革命活动……………陈汝成（39）

进军大西南拾零……………王 宽（41）

渠县苏维埃时期的廉政建设……………雷盛先 欧汉英（43）

渠县早期共产党员王道文……………欧汉英（47）

渠县参议会选举及其斗争……………文世安（56）

回顾渠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涂代盛 徐浩昌（75）

渠县的解放……………朱清远（78）

增进人民健康 发扬民族精神

——民国时期渠县体育运动述略……………邓天柱（87）

渠县古代文化史述略……………王建纬（94）

建国前渠县的天主教……………廖宗富（107）

民国时期渠县采矿业……………文世安（113）

解放前渠县造船工人与造船业……………张 扬（119）

三汇镇会馆的兴衰·····	杨治平 (121)
龙潭古埝话今昔·····	徐大纲 (125)
新桥河埝立双碑·····	徐大纲 (128)
渠县始建收音室轶事·····	黄文轩 (130)

难忘的历史回首

——记在临巴区公所的一段往事

周志齐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我们这些在南京的原属第二前办的干部，于1949年6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后，我们从钟山脚下出发，投入了进军大西南的战斗行列。在秋雨连绵中，爬山涉水，风餐露宿，行军三个月，行程八千里，于12月28日到达渠县。来到渠县后，我和李玉崑、刘树功、徐永堂、王瑞洪、吴志远就下到第二区（临巴区）。从此，我们就在这里肩负起了开展新区的艰苦工作。临巴区公所成立后，我们开始了对旧乡公所的接管工作。不久，县里分来了李维堂、雷盛先、邹学敏、任桂森等十多名本县新参加工作的青年。还有第二野直属队的二十多人在邓队长、指导员别跃南的带领下，来区协助工作。县委还派来了民运部长、县委委员王世龄驻区指导工作。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县里还派来两个班的兵力，组建了区中队。这个中队的人员主要是临解放时地下党从社会上吸收的一些青年。这些人中，政治情况复杂，同时也不完全具备应有的军事素质。当时党政分工是：李玉崑任指导员，刘树功任组织科长，徐永堂任民运科长，杨秉五任区长，我任副区长，吴志远任文书，杨著搞事务工作。因当

时不具备建立乡、村新政权的条件，所以仍维持原来的乡、保建制，只是接管了工作，加派了工作队。工作队将野直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分别派驻各乡，以后在建设新乡政权时，有的留区工作，有的担任了乡领导。新参工的青年，除几名留在区上外，其余的分派各乡。这些同志在工作中，朝气蓬勃，吃苦耐劳，作风正派。

临巴区所辖五个乡，地处华蓥山区，是渠县至三汇镇水陆交通的咽喉要地。解放初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分子，没有停止过反对政府、抢劫民财的活动。以吕良富为首的上匪串通临巴境内各股土匪，并拉拢部分国民党乡、保长密谋攻打临巴区公所。

1950年春节前后，临巴地区谣言四起。地下党员李琼林、罗仁鑑。陈先哲和个别群众都先后向我们反映：大竹吕良富（系范绍增任命的一个旅长）、流溪王思生、李学富正在鸡公岭、狮子头、磨盘溪、七燕子等地，集结训练土匪和刀儿匠。还扬言要“活捉小区长”、“初十打临巴，十五打渠县城与三汇镇。”更有谣言说：“国民党留在大巴山的部队很快要打回来了。”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这些情况，我们虽然没有被吓倒，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大家都忙于全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王瑞洪同志仍然照常带领三名战士到李复乡调运粮食。

正月初八晚上，我和王世龄、李玉崑、徐永堂、刘树功等同志在一起研究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宜。时至九时左右，忽有临巴乡十三保（现河西乡）一个农民跑来报告说：“土匪昨天晚上去抢他们，听说今天晚上还要来抢。”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反映，我们没有冷静分析，加之前段时间多次捉匪，都未达目的，于是决定有战斗经验的李玉崑负责带领一个多

班的人渡渠河，布下埋伏。结果，他们受了一夜冷，却未见土匪的影子。拂晓，只得撤离设伏现场返回区里。

正月初九，逢临巴赶场，区机关院内摆了二十多竹竿子军粮。当天赶场的、买米的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当时，我们和住临巴小学（在区公所后面）的野真同志正在集中学习并安排当天的工作，区中队没有出去捉匪的六、七名战士，正忙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后勤工作，其它的战士因过度疲劳正在熟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混在人群中的三、四百名土匪和刀儿匠向区公所发起了攻击。当我们听到第一声枪响，徐永堂立即拔出驳壳枪奔向区公所的侧门，抢先开枪，顶回了冲来的土匪，为我们调动队伍，赢得了时间。王世龄迅速挂通电话向县委汇报了紧急情况，请速派部队增援。我和别跃南同志急奔区公所进出的巷口，坚守重地。李玉崑在厨房处的西院墙还击，区公所后门有野真的同志，居高临下，控制有利地形。在危急中，我们迅速形成了有组织的战斗集体，虽然我们没一支可用的步枪，但大家都临危不惧，沉着镇定，仅凭几支短枪和一支卡宾枪对敌，打得土匪寸步难行。当我与别跃南以竹竿子为掩体迎击从大门冲来的土匪时，我们发现子弹不多了，而土匪的嚣张气焰却有增无减。这时，一群土匪冲到大门，有的手拿鬼头刀，身佩八卦图，口喊“天兵天将，冲啊！”有的刀儿匠自命“刀砍不进，枪打不穿”，手持驳壳枪呐喊助威。霎时，枪声喊声混成一片，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危急中，我忽然想起了放在寝室里的机枪，便急忙取出交给别跃南，只可惜他把枪端在手里怎么也打不响，真把我们急得不得了。当坚持到只剩下几发子弹时，别跃南终于把机枪弄响了，只见他端起机枪无情地向土匪扫去一梭子弹，土匪的疯狂气焰被压

下去了。土匪从正门攻击未逞，于是改变了战略，正面佯攻，专袭后门。当他们正在通过区公所外面的右巷道向后门迂回时，我从壁缝往外看，发现有一群人，但判断不了是土匪还是群众。开枪么，怕误伤群众；不打，又怕遭到土匪袭击。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认定，群众在这时是不会在外面乱跑的。于是别跃南果断地朝巷道猛扫了一梭子弹，只见那伙土匪掉头往回跑，其中跑得慢的一个被子弹击中胸部，还有个身佩双短枪的土匪小头目躺在血泊中。土匪从后门攻击虽告失败，但仍无败退之意，他们还在前门继续开枪。有些窜入区公所前院内的土匪还没有撤出，当时别跃南突然想到野真的一位同志，还有一支卡宾枪、一个文件包在西厢的寝室里，于是叫我掩护他端着机枪冲进去取回。他和留在那里的翟润涛拿着卡宾枪、文件包正走在院坝中间，不幸翟润涛被隐藏的土匪一枪击中腹部，肠子冒出体外，在生命垂危时，他艰难地推着别跃南的手说：“别管我，快去打土匪。”别跃南急忙放下机枪，扶着他回到了后院。这时我发现机枪还在院坝中间，就急忙用取回的跃宾枪，掩护别跃南去把机枪拿了回来，机枪重新叫了起来，直扫残敌。那伙匪徒自知败局已定，便从群众家中抢了两床棉被，抬上三具死尸，押着被抓住的电话员孙仁茂，迅速向龙潭山上逃窜。

王瑞洪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真是虎口余生。正当土匪围攻区公所时，他带领区中队三名战士恰从李复乡随船运粮回来，在大溪口下船后，见到岸上站着一群人，并听到街上不断传来枪声。他判断有紧急情况发生，就转身往区里走，而岸上的二、三十名土匪边追边喊：“捉活的。”一名战士在梯被捉住时，他机灵地连人带枪沉入河中；王瑞洪和另两名战士跑在前面，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区公所。在枪声稀

疏的一刹那，三人互相照应，正走到了区公所左巷王德南门前，才发现区公所有自己人，于是便跃墙而入，同战友并肩投入了战斗。

住在临巴小学的野直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迎击大股土匪，控制住了区公所后门通道，打退了土匪的进攻。那伙手持大刀刀儿匠，身披八卦，气势汹汹，高喊“天兵天将，杀不穿，打不倒，”向野直战士发起猛攻。我们的战士不信神，不信邪，熟练地运用手中武器，沉着应战，连续击退了土匪的几次进攻。冲在前面的土匪倒地后，刀儿匠乱了阵脚，溃不成军。野直的易恩凯等同志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得机智勇敢，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战斗胜利结束时，县里派来的一个排才冒雨赶到，虽然没有和土匪接上火，但在紧接着的全面清剿中，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威力。

土匪攻打区公所失败了，但他们并不甘心。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他们又散布谣言，说“这次没拿下临巴区公所，是因为吕良富没有下山，下次他要亲自来。”“要抓捉乡的解放军，一个一个的活埋。”谣言当然吓不倒我们，反而使我们进一步警惕起来。在战斗后的第一个赶集天的早晨，吴志远上街买菜，他对一个行迹可疑的人进行盘问，那人见势换手弯腰，说“同志，给你拜年！”边说边往脚裤上摸，吴志远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拦腰抱住，抢亮从他裤裆上取出手榴弹一枚。押回区公所审问，才供出他是来侦察区公所情况的，准备再次攻打临巴。我们把土匪供认的情况，及时地同县里做了汇报，并随即派何平等同志与前来支援的解放军密切配合。紧接着我们在流溪、龙潭、碓洞一带对土匪进行了清剿，只几天，就对三百多可疑的人进行了逐个审查，其中

确有土匪，也有被其煽动裹胁的群众，根据县里指示，对他们分别作了处理。以吕良富为首的土匪头子妄图东山再起的阴谋终于被粉碎了。

土匪在攻打区公所的同时，区属各乡也有小股土匪袭击我驻乡工作人员。龙潭乡的土匪尤为猖狂。当时驻龙潭乡的雍国仇、张鹏举等同志闻听临巴街上枪响，想回区看看情况，刚走到麻柳坪路边一个小店子时就与土匪相遇。在突围中，张鹏举被土匪抓住，押回龙峡子老巢。受到吕良富的严刑拷打，问他区里有多少解放军，多少枪。他一一拒答。吕良富无奈，竟将张鹏举打死，抛尸沉河。电话员孙仁茂被抓后，经受住了严刑拷打的考验。匪徒想从他嘴里掏出点情报，结果也一无所获，最后将孙仁茂押到邓家山活埋了。就义前孙仁茂高喊：“我为革命而死，值得。你们绝不会有好下场！”

在保卫临巴区公所，反击土匪进攻的恶战中，土匪丢下了四具尸体，伤残无数，狼狈逃窜；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有五位革命同志，为了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而今回顾临巴事件，可以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事件发生时，住在区公所的有九名工作人员和两名电话员，住在临巴小学的有七、八名野直的同志。区里有六支手枪，一支卡宾枪，没有一枚手榴弹和一支可用的步枪。区中队虽人多枪多，但他们因过度疲劳处在熟睡中。战斗一打响，枪就被抢走了。在这危急关头，为什么能战胜气势十分嚣张的三百多名有组织有预谋的土匪呢？是因为有一个好的集体。我们的人虽然不多，但能够互相配合，形成有战斗力的战斗集体。战前虽然没有充分准备，但临危不惧，临战不乱。枪少弹缺，但能做到物尽其用，注意效应。教训是什么？概括起来是四个字：轻敌、麻

痹。本来土匪攻打临巴的预谋是早有所闻，但区领导认为“几个土匪闹不成大事”，“土匪在打精神战”。因此，放松了警惕。在临战前夕，轻信不实的情报，把大部分兵力派过河去设伏。加之区公所大院内摆下二十多台桌子，闲杂人员进出频繁，对这些人又未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这就给土匪的袭击以可乘之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临巴事件后，我们克服了轻敌麻痹思想，提高了革命警惕性，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迅速打开了前个时期的僵化局面，取得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项工作的胜利。

回忆日本飞机轰炸渠城 和解放前渠县人民遭受的苦难

何修荣

(一)

从抗日战争到现在已经是半个世纪了。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暴行，特别是对渠县的几次轰炸，记忆犹新。1940年8月和1941年9月，日机先后三次轰炸渠县。而第一次1940年8月21日（农历7月18日）日机对渠城的狂轰滥炸，尤其令人愤怒难忘。回忆起来，历历在目，声犹在耳，心情激荡，难于平静。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反动政府的压榨，对我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太惨重了！

旧中国，近百多年来，内政腐败，人民一盘散沙，各帝国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划分势力范围，奴役压榨中国人民。那时，我国人民（包括渠县人民）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政治上抬不起头，经济上重重剥削，广大劳苦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各地军阀割据，他们为了扩张势力，有的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争城夺地，战乱不息，拉丁派款，敲骨吸髓，烟（鸦片）、匪、娼、赌，遍及城乡。二十年代后期，二十军杨森部队战败，二万多人从万县一带退驻渠县，盘踞数年，向渠县人民横征暴敛。在三十年代初，一年数征，几年就征到了七十年代。

他们巧立名目，捐税繁多，如人头税、房捐税、秧苗税、红灯捐、烟花捐（即卖淫捐）……等等。人们怨愤其苛捐杂税之多，曾作一对联讽刺云：“自古未闻娼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可见其压迫剥削之重！加之当时天灾频仍，水旱虫雹等等灾害纷至沓来，一遇荒年，不少老百姓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的甚至卖儿鬻女，给官宦有钱人家当奴仆、丫头的，比比皆是；有的则离乡别境，奔走他方，投亲靠友，现在达县、大竹等地住着不少祖籍渠县的人，便是明证。大灾之年，更是饿殍载道，惨不忍睹，渠县城南门外右侧后溪沟一带官山（贫民的坟地）中，有一个大坑（现在的皮鞋厂附近）叫“白骨厅”，便是饿殍和有些死后无人殓埋的尸体的葬身之所。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得寸进尺，于1937年7月对我发动全面的武装侵略之后，而国贼蒋介石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日军得以迅速占领大半个中国，肆无忌惮地疯狂大屠杀和对我后方不设防城市狂轰滥炸，给我国人民又增添了一重苦难。

（二）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我广州和武汉。日军气焰嚣张，我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但由于我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战场，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处威胁到日本占领区，使它不敢再冒险前进。因而日本帝国主义改变战略方针，把大部分兵力用来对付敌后战场的共产党。这时，一方面对国民党施展政治诱降的手段，一方面出动大批飞机对四川等地疯狂轰炸，企图威胁国民党投降。

1940年上期，我在临巴小学教书。放暑假后，地下党组织以学校的名义组织了部分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利用当场时间到临巴镇周围的锡溪乡、流溪乡、李渡乡等地继续作抗日救亡宣传，宣讲党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努力，反对顽固势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团结对敌，抗战必胜的道理，以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宣传工作结束后，我回到县城家中度假。那时，只要是晴天，城里天天都有空袭警报，有时一天还拉两三次。人们听到警报，就戴着草帽往南门或北门城外跑。一是跑南门外的五佛寺一带，因为那一带的石岩有许多石洞（俗称蛮子洞）可作防空洞；一是跑北门外后溪沟古佛洞一带。跑的次数多了，人们就有些感到厌烦，并认为我们渠县是小城镇，不一定会挨炸；还有的认为，苏联支持我们抗日，有一小队米格战斗机（群众叫乌棒飞机）停驻在梁山（现梁平）机场的，梁山离渠县较近，日机入川轰炸，飞行的线路不能不考虑。因此，后来有些人麻痹大意，听到空袭警报乃至紧急警报也不跑了。

1940年8月21日，天气晴朗，烈日当空，炎暑逼人。午后二点多钟，我同几个熟朋友在下正街的“藻若滨”茶馆喝茶。茶馆里喝茶的人较多，有的还背着“跑警报”的草帽。三点钟左右，听到拉起了空袭警报，有些胆小的人就背着草帽急匆匆地向城外跑去了。我们一些麻痹大意的人仍在茶馆里稳坐钓鱼台，谈今论古，猜这猜那。不一会儿，又拉起了紧急警报。有的人还在骂：“他妈的，今天日本飞机怎么来得这样快？！”少顷，就隐约听到了飞机飞行轰轰的声音。几个喝茶的走到大街街心去看，“哦，九架，三架一组，品

字形，从西南方向直向渠县飞来。”有的说：“今天日本飞机飞行的声音很急促，与往常不同哟！”话刚落脚，就看见日机一字形散开。站在街心的人急忙跑进茶馆，慌张起来；随着飞机轰鸣声的突然增大，又听到炸弹叶片与空气磨擦的一种惨淡的呼啸声，茶馆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糟糕”！同时卧倒在了地上。轰隆一声巨响，屋宇地皮都震动了，瓦砾、泥土哗啦啦地打在了房顶上，大家卧在地上目瞪口呆。后来才知道日机投下的第一颗炸弹落在观音庵（现在中医院住院部地址）后面，一根几百年的大黄桷树被炸翻，石岩被炸垮，当时在观音庵内喝茶消暑的死伤数十人。日机投弹一批后，飞离了渠城，兜了一个圈。茶馆里的人趁此时机各自逃命。我跑出东门外，隐蔽在了风洞子内用两条大石条搭成的桥下。不久又听到了飞机声，紧接着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连绵不断。日机在渠城上空盘旋，狂轰滥炸，往来低空扫射，屠杀无辜的老百姓，达数十分钟之久。

敌机远去以后，我们才慢慢从掩体内走出来，经北大街进城回家。北大街两处中燃烧弹着火，正在延烧。城里东门内同茂书局下隔壁的县财委会（现在的工商局地址右侧）、上正街金家坡赵步堂中药栈的下边（现在的粮站售粮处）、城隍庙储存军粮的万石仓等处均中了燃烧弹，那时又刮起了风，火势熊熊，浓烟冲天。此次敌机肆虐，投掷的炸弹、燃烧弹约四五十枚。机枪来回扫射约二十分钟，渠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很少向群众宣传防空的常识，渠县也没有防空设备，群众经常“跑警报”，又有些麻痹、厌倦。8月21日那天，据说日机是去轰炸成都，因川西天气突变，日机折回选择了当时我们的军粮集中、转运地渠